

新疆内幕

徐靈鳳作



亞洲圖書社發行

新疆內幕



亞洲圖書社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

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元

新疆內幕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徐蘇靈

發行人 陳鴻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亞洲圖書社

渝新生市場五十八號

目錄

校後記

一 穿過河西走廊

二 長征的家庭

三 星星峽

四 留在哈密

五 沙漠上的田畝

六 甜瓜葡萄之國

七 迪化速寫

八 迪化人物素描

新疆內幕

新編 內幕

八九 晚會辭業誌

十 六大政策

十一 伊犁

十二 民族展覽會

十三 工廠巡禮

十四 特克斯草原

十五 奇異的午餐

十六 國境對話

十七 種馬場一瞥

十八 伊迪途中

十九 南北疆

二十 臥虎不拉溝

二十一 焉耆

二十二 鐵門關搜古

二十三 庫車

二十四 阿克蘇到喀什

二十五 香妃故里

二十六 漫談維吾爾美術

二十六 曼特蘇吉爾美爾

二十五 香敏結里

二十四 圖克蘇隆額魯

二十三 旗軍

二十二 楚門爾縣官

二十一 旗營

二十 烟墩小站

十九 南張鹽

校後記

三十二年四月自渝飛蘭州，經河西走廓，轉居延遊額濟納旗蒙古地，探東西海訪黑城遺址，雖騎駱駝，甚至宿沙漠，竟日不得一餐，掘銷陽（一種沙漠中生長塊根植物）以充飢，但頗爲有趣，不覺旅途勞頓。六月初入新疆，原擬遍遊天山南北，嗣因種種關係，未能盡踐原定計劃，但歷時五閱月，自哈密，善鄯，吐魯番，達板城到迪化，更西經烏蘇，精河，綏定至伊犁並深入特克斯草原，南疆沿塔克拉瑪干通歷焉耆，庫車，輪台，阿克蘇而至香妃故里——喀什。於十月中旬由迪化選飛山城，時山城餘暑未消，而塞上已嚴冬氣象矣。

返後回憶遊蹤，拉雜漫記，一部份發表于蘇鳳兄所主編之新民晚報西方夜談欄，後因瑣事雜務，未能竟稿，於茲已半年有餘，友好輒促將此稿整理付梓，皆以系統散漫，內容空虛，未敢率爾從事，擱置書堆，塵封又已數月。

秋雨纏綿，病體初癒，偶赴仁濟醫院磅稱體重，竟較初自山城返時減輕二十磅，殊爲愕然，因憶及新疆之甜瓜，葡萄，羊肉馬乳，興乎大好之陽光，不禁眷念前遊，因翻閱舊記，略事校理，頗想重作西城照壯遊也。辛巳年秋，大現新省人事已更，盧督民內調長農林部，以其十餘年治理邊政之勞績觀之，異日

新疆內幕

六

農林大計，定有可觀。新任新省主席吳禮卿氏二十九年西藏達賴喇嘛坐床大典，聯管總領拉薩主持，當時記者亦曾追隨同行，吳禮公德高年劬，謙和仁愛，主政邊省，誠有知大公報所載「一團和氣」之象也。

本書所記，雖有著于部份已失時效，但於大體無礙。再者，本書原名謂「西域獵影記」，以「獵影」一事，都從未述及，多半在介紹新疆之風土人情，內省人士，有目新疆為一神秘地方者，此稿所記，或可估為一般留過新疆人士之消遣讀物。因舊有以「獵影」為書名者，故亦以「新疆內幕」名之，是為記。

三十四年十月一日

一、穿過河西走廊

四月的天氣，在西北的春寒還有些刺骨，我們在蘭州的短短的滯留中準備了簡單的禦寒行裝。於是開始作穿過河西走廊的旅行。

在開發西北的呼聲中往西北塞外旅行。觀光，考察和工作的人很多，我在西北公路局柯鐵武局長的宴席上便題到帝國當代的鐵道權威馮鴻勳先生，也將參加羅志希先生領導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到新疆去，建築工程權威陸桂林先生是已經在西北觀光了，還有的，西北公路局的裴維瑩先生也不久將派駐哈密負責主持西北公路局哈密辦事處的業務，還有隴海路工程局副局長吳必治先生也首途去新疆，察勘通過大戈壁，經玉門關通達新疆以達印度西北端的公路之線。（吳工程師將有一番驚人的艱苦旅行，以後我要述及的。）另外，我又遇到幾位正要出發往塞外去的同路人，他們是陝西西北大學和西北工學院的教授，一位是地理系主任殷伯西教授，一位是電機系主任余鑑陸教授，一位是歷史系主任黃文瀾教授一位是航空工程系主任羅明楨教授，他們都是預備到酒泉參加「國父實業計劃考察團」去的，後來我們在額濟納旗的旅行中始終在一起，並且還有其他好幾位團員。那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旅行，在我的生活中永遠不會忘記，我將在另外一篇專文記裏記述它。

承西北公路局給我們很多的方便，只短短的四天工夫，我們便從蘭州經過永登，武威，張掖，到達了酒泉，在酒泉有差不多一個月的逗留。那是河西走廊的重鎮，當年左文襄公駐節於此很久，可惜如今要覓取一點左公的遺蹟已經很難，曾經經左公修築的古酒泉也只留下一片荒涼之感。我在那額殿了的左公祠裏找到那曾經一度失蹤了的左公塑像——那是一座六七尺高的泥塑座像，神采奕奕如生在新疆迪化的左公祠裏也有同樣的一座。此外，便是在沿途看見的寬敞的古道旁邊斷續地樹立着蒼勁的「左公柳」的雄姿，還可以令人緬想起當年左文襄的雄才大略來。

在酒泉耽擱的日子太多，我們急急地要到新疆去。適巧有一隊新疆督辦公署的移民隊東回新疆，正好結伴同行。我便和我的一個同伴汪洋君離開了酒泉，告別了同在一起旅行了兩個月的考察團的朋友們和殷勤招待我們的蘭州師範的陳增吉校長，在一個晴朗的清晨，而向着沙漠的前路朝塞外進發了。三十餘輛大卡車，浩浩蕩蕩，過玉門，安西，穿過雄偉的嘉峪關側面，望見那斷斷續續蜿蜒地殘留着的古長城的遺蹟，呼召着在這荒漠中生長的那些陌生的眼睛。三天工夫，我們到達了星星峽。

二，長征的家庭

在安西的途中，我們遇到了一個偉大的長征的家庭——

——當我們的車輛在一個小鄉落邊上休息時，看見一輛在西北從未見過的獨輪手車，邊上有一個結實的漢子，和三個兒童，他們的服裝一望而知是來自東方近海的省份的，於是我和那漢子作了簡短的談話，知道他們是來自山東的一個家庭。

「我們去年十月十三離開家鄉，經過河北山西甘肅，走到今天到了此地。」那漢子說，他多縐紋的臉上露出爽快的微笑。

「你們幾個人？全是徒步走嗎？」我好奇地問。

「我們七個人我和我們老二，婆娘，跟四個娃娃，兩個車子給孩子們輪流坐坐。」

「那真的苦了，你們幹麼來這們遠呢？」
「在家鄉不能活下去了，日本鬼子佔了城，常常到鄉下來括糧食，我們種了地，都給搶去供鬼子和城裏的漢奸，我們老三早年到哈密去種菜園子，在前還有信來往，還隨點子錢接濟我們，現在變亂時候，信息不容易通，我們一核計，與其在鄉下種地供給日本鬼子還不如暫時不要這個家鄉算了，於是我們便想着去哈密，去投奔老三。這車上的娃娃還是在山西的時候生的呢，出麻子剛好不久。……」

不勝嘆服於這個偉大的家庭的長征的精神，可惜我沒有法子幫助他們更快一點到達他們老三的菜園子裏去。在河西走廊上真是太不容易看見綠油油的菜園子啊。

當我們的車輛風馳過去時，我回首望見那獨輪本車也在沙漠中緩緩前進了。

三，星星峽

星星峽的關卡人員辦事真是簡明迅速而有禮貌，當我們到達時，一檢驗我們的證明文件，不到三分鐘就把我們的入境檢查手續辦好了，這個並不是特別優待，因為有兩個行商的旅客也跟我們一樣。

這天正是星星峽從未有過的最熱鬧的一天，車站上集中了一百多輛車，我們的一隊就有三十餘輛，每輛車上有三四十人；蘇聯又有近百輛的載運物資的卡車停在那裏，而同時，自動移民到新疆的人又有二百人也正到達星星峽。星星峽本來有一所招待站，而已經被蘇聯人和幾個長駐的機關如資委會站，中國茶葉公司代表，航委會代表，及新省軍隊官佐人員住滿了。即使在移民招待所的房子裏，也住滿了人，並且在外面也架了好幾個帳篷。我們起初實在找不到宿所，結果由資源委員會的但站長替我們設法安了兩個床在航空委員會代表S君的房間裏。

後來，警察局李所長告訴我們說：最嚴重的問題還不在住，而是在吃。如果再等一天，星星峽的客人們都不走掉的話，這裏就沒有吃的了，幸好第二天大部份人都走了，同時從哈密來的西北公路局的車也帶來了不少給養。

原來星星峽這地方僅是一個險要形勢的關卡地帶，在戈壁的包圍中西鏡立着星星山

，星星峽的山口形成了絕妙的天然險要關隘。附近全是亂石戈壁地，不能耕種，更除惡必金要的幾個簡單的機關外沒有一家人戶。因此，全部給養要依賴着哈密。然而，這天晚上，我們竟能在這裏吃和在河西走廊所不容易吃的大白菜。因此我不禁又想起那在安西遇到的山東人的在哈密種菜園子的老弟來了（他倒是開發大西北的先行者啊）。

星星峽裏的一片廣場上滿堆着即將運往蘇聯的物資，如棉花，沙之類；峽口排列了整齊的卡車行列，誰相信這荒漠的戈壁中的星星峽會是國際轉運的重站呢。山口對面李局長但站長陪我觀光了星星峽的險阨的雄姿，我們在星星山山嶺揀拾星星石，那是一種石英，亮晶晶如水晶，遍山皆是，月夜下閃爍着如星星，星星山和星星峽因此得名。有人把星星二字寫成「猩猩」，那是錯誤思想所使然：狹意的武斷的民族觀念以為邊塞之外皆「野人」，所以一切對邊塞以外的事物都要上個貶旁或虫旁，這是非常要不得的。

在星星山的高處開始感到塞上沙漠風的剛勁，我們望見夕陽在沙島中昏黃地西墜，不敢再在高處逗留。

夜裏，在這漠野邊塞的旅舍中，我告訴一些內地的動態和抗戰的新聞給在邊塞上工作居住的朋友們聽，每個人都獲得了愜情。鄰室傳來蘇聯人的高亢沈鬱的歌聲，我們之中有一位互君懂俄文，也是學音樂的，他說這一羣蘇聯人中有一個體格魁梧的醫生每當

天冷了（他們衣著很少，他們的國家也和我們一樣的在作艱苦的抗戰，每個人都節夜縮食，過着艱苦的日子，比我們更能刻苦。）或是肚餓了，就領着全體唱歌，那歌聲有舊斯拉夫民族的洗鬱，又有一個新興國家的英勇奮鬥的氣概。

這一夜我很興奮，因為我已經到了新疆。明天就可以到達哈密了。他們告訴我也許可以趕上吃新鮮哈密瓜了呵，哈密瓜，他們誘惑人啊，中茶公司的王君是從伊犁來的，他告訴我一些那裏的情形。這一夜我整夜沒有人睡，下弦月在星星山的後面窺探着這從來淒清的邊寨。寒風掠過星星山的銳角發出尖銳的呼號。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情調。

四、留在哈密

經過一整天無水而亢熱的旅程，到達哈密。

一個乾燥，寧靜，平淡，黃色的多泥土的城市，市郊有綠色的田野和高大的白楊樹，靠天山的雪水來灌溉。

到達哈密以後，在西北公路辦事處洗去了身上的塵土，由張維聲先生介紹去見哈密

區行政督察專員。哈密有兩個城，一個城是漢城，一個城是回城。專員公署和縣政府都在漢城裏。城裏沒有幾戶人家，城外較熱鬧。回城已經荒廢，住着幾家維族平民回王台已

經敗頹不堪，附近的回王墳頗有建築之美，穹形的頂，中空，四壁用運自北京的綠釉瓷

磚砌成的，裏面理着同姓和他的家族。

哈密行政專員孔慶瑞先生，年輕豪爽，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是山東人，九一八在東北執旧職退到西伯利亞而後到新疆來的。我們在公署的會客室裏會見，他堅留我們住在公署裏，哈密除了招待站外沒有旅館。這天招待站也幾乎住滿，我們只好答應他的盛情。公署的房舍很簡單，職員也很少，一個人要做幾個人的事，所以專員本人也很忙。就飯時，他給我們介紹了哈密縣長呂春浦，呂縣長也是一位活潑而平民化的人，態度很和藹，初見面誰也不會信他是一個縣長，像一個北方的年紀較大的學生，像一個軍隊裏辦雜務的士兵，所以他卻能做好他縣長所該做的事。他也是東北人，也是繞道西伯利亞來的抗日軍人。孔專員愛喝酒，我一向不大喝酒，尤其在人多的場合，這回因為孔專員的爽直而又殷勤的態度，又因長途的旅行能很順利的到達了哈密，所以也就多喝了幾杯；在半醉之中，談話更能投機。孔專員留我們多在哈密住幾天，事實上交通工具也不許我們馬上就走，我們便在哈密滯留了下來。

從哈密到迪化公路有南路北路兩路。都只有三四天路程，南路即天山的南面，經善縣，吐魯番到迪化，北路即天山的北面，由山道經奇台到迪化。北路路面較崎嶇，南路多戈壁，這時天酷熱，車輪容易爆裂。所以車輛很少。航空除中英航空公司的飛機外，還有中蘇航空公司的哈密阿拉木圖間每週二次的班機。可是中航班期不定，中蘇機一個星

星期前在將到哈密的時候，北角亦附近上空因氣候不好撞在天上失事了。三直停航了幾個月。所以我們只好等候搭乘第二次的隊車到迪化，那是最有把握的。公同出發時，隊車是列隊而行的，一起總有二三三十餘輛，其中還預備修理車，因為在戈壁旅行，單獨一輛非常危險，中途損壞了，或是少有障礙，亦感束手無策。最大的威脅自然是水的問題，沙漠裏要水，流車也需要水，我們從星星峽到哈密之間，全程二百多公里全係戈壁沙漠，一望無垠，沿途三個地點有水，可說只一個地方的水可以飲。如果一輛車拋錨，在戈壁上目前無鄰，無舍，水的儲藏不夠，過往的車輛也許半個月不遇遇到，那時你便只好坐以待斃了。關於這樣的連我們也曾遇到好幾次，但都很有趣的說服了危險，且待以後再記。

這一次隊車出發時，我還得說出一種有趣的事情來。你走在沙漠上，有一種氣流的幻覺，遠遠看去，好像一塊湖，甚至像一片汪洋，當你口渴的時候，它會騙誘你上前，如果你向着他前去，當你永遠也不會找到那湖泊，而在你的背後也還有一片汪洋的幻影在等候。據說當年拿破崙之失敗，便是因為追尋這水的幻影原因。這幻覺的造成，自有科學的趣味。在晴朗的空氣中，遠遠地看得一片流水，有時還有樹木與建築物的倒影，景色非常美麗。我會試着將它攝影下來，但恐怕是失敗。那時最舒適的生活着。

我們到哈密的伴，個個都是最舒適的生活着。

哈密山東人，式一八八